

時值大暑，在這個炎熱的下午，我們登上上海最高樓——上海中心。雖是炎熱，但見參觀人潮密密麻麻地在觀光升降機前排成好幾條「人龍」，可見熱浪不減遊人的興致。

上海中心，主體建築一百二十八層，地下停車場五層，總高度六百三十二米。所以，以目前的評算，上海中心稱之為全國第一摩天大樓，當之無愧，這也許是她迅速成為上海觀光熱點的原因之一。上海中心二〇一六年竣工，去年統計，遊客人數已破一百萬，而且與日俱增，勢頭良好。她設有兩層觀光層，相信有足夠能力接待更多慕名而至的遊人。

兩層觀光層分設在一一八和一一九樓，我們乘觀光升降機直達一一八層，僅需五十五秒，秒速高達十八米，據說這也是世界紀錄。我們感覺十分平穩，只有少少耳鳴。

登上上海最高樓

焦惠標

站在一一八層，可以三百六十度俯瞰上海全景。參與上海中心建設、建成後擔任管理工作的顧建平總經理說，天朗氣清的日子，站在這裏，既可看見長江口的崇明島，連遠至東海的大小洋山也隱約可見，真的讓遊客有一種「漫步雲端」的感覺。

顧建平介紹說，白天登上觀光層，向下俯望，黃浦江恍如就在腳下，像一條綠色絲帶，把上海市區一分为二。而整個外灘觀光大道，以至浦西市區，都看得十分清晰，可謂一覽無遺。如果在晚上登臨，觀賞滬上夜色，又是另一番美態。

顧先生給了我們一個訣竅，就是最好下午五時登上觀光層，坐坐七時左右，這樣，既可飽覽浦江兩岸白天的風光，也能欣賞夜幕低垂下的景色，兩景雙收，不亦樂乎！

上海中心，是上海旅遊好去處、城市地標，那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座「螺旋上升曲線」式設計大樓，其成就豈止旅遊那麼簡單。眾所周知，上海位於長江口，是一個經歷數百年，甚至千多年沖積而成的城市，屬於軟土地帶，要在軟土地基上建造一座重達八十五萬噸單體建築，談何容易？不是國家建築水平的一次明顯的考驗嗎？

在觀光層下層近在咫尺的浦東，改革開放後先後建成的兩座摩天大樓——金茂大廈和環球金融中心就在眼底，與上海中心，剛好成一個品字形，鼎足而立，成為浦東新區黃浦江畔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群體。

金茂大廈建於一九九八年，建築高度四百二十點五米，共八十八層，加上尖



▲上海中心觀光層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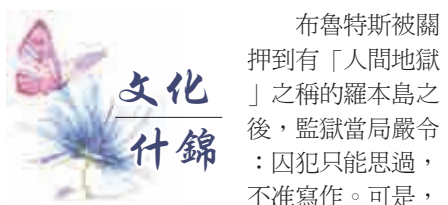


▲觀光層下望黃浦江，右邊高樓是環球金融中心

作者供圖

南非「抗爭詩人」布魯特斯

高秋福



布魯特斯被關押到「人間地獄」之稱的羅本島之後，監獄當局嚴令：囚犯只能思過，不准寫作。可是，石砌的囚室雖然能關其人，而不能關其思想。他決定，一定要設法繼續寫作，把牢房開闢為另一個戰場。恰在此時，他得悉兄長也被捕，就利用「通信自由」的權利，提筆給嫂子瑪莎寫信。幾十封書信實際上就是幾十首詩，後來結集以《致瑪莎及其他》為題出版。這些詩作揭露獄中非人的生活，傾訴自己追求自由的強烈願望。在他的筆下，獄中關押的那些反種族主義的鬥士，手上銬，腳帶鐐，白天被迫從事繁重的苦役，夜晚只能坐在冰涼而潮濕的水泥地上，對着昏黃的燈光，喝一點兒稀粥。每到審訊，皮鞭、警棍、電刑俱來，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他們一不求饒，二不屈從，因為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見星月而思親，看鳥飛而情動，望白雲而神馳，時刻憧憬着自由，一心思念着戰鬥。這是他對難友的描述，也是自己心境的寫照。

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國內外輿論的聲援下，布魯特斯獲釋。可是，獲釋並不意味獲得自由。南非當局不准他任教和旅行，更不准他寫作和發表任何東西。他忍淚含悲，被迫攜妻孥離開南非，流亡他鄉。南非當局發給他的出境證，是一次性的「只出不回」證件。也就是說，准許他出境，而決不准他再回來。他先是流亡到英國，當過教師和記者，其間到訪過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和印度。一九七〇年，他從英國又流亡到美國，先後在丹佛、西北等四所大學教授英語和非洲文學，進行非洲問題研究。常年四處流浪，擴大了視野，加深了對世界的認識。他是個閒不住的人，走到哪裏就歌唱到哪裏，出版多部「流亡詩集」，其中有《阿爾及利亞詩箋》《域外情思》《執著的希望》《南非的聲音》和《訪華詩抄》。這些詩章雖不乏異國風情的描繪，但他畢竟是一個反種族主義的鬥士，觸景生情、見物傷懷，抒寫最多的還是對故國和戰友的思念以及重新投入戰鬥的渴望。身臨大海，他的思想不由飛回羅本島，看到仍有很多戰友在受難，感到無限悲憤。想起母親，他眼前不由出現一個默默抗爭的老嫗的背影，是她給自

己以「叛逆的氣質」，因而感到無比驕傲。想到仍在種族主義魔影下掙扎的南非，他「心情沉重，苦痛萬分」，聲言「種族歧視的魔影不除，鬥爭就一天不止」。

一九九三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將解體，新南非即將誕生，那張「一去不得返」的出境證自然失效。布魯特斯結束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自己的祖國，定居在開普敦。一年之後，佔國民多數的黑人當政，主張種族平等的民族團結政府成立，南非形勢大變。但是，布魯特斯作為「政治鬥士」的本色未變。他以古稀之年，把精力從反對種族隔離制度投到更為廣闊的實現世界和平與社會公正的事業。他舉辦論壇會反對西方八國集團企圖壟斷世界經濟，撰文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停止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歧視與盤剝，組織群眾遊行反對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訪問南非。同時，他一邊在大學任教，一邊繼續從事詩歌創作，出版有《警笛仍在鳴響》《懷念索維托》《樹葉飄落》等詩集。在這些詩集中，雖然仍不乏批判種族隔離制度的聲音，但視野擴大，思索加深，反對所有非正義的社會現象和爭取全人類和平與幸福的呼聲也更加強勁。

布魯特斯生性頭腦靈活，眼光敏銳，善於觀察，長於分析，對事對人總是持有自己獨特的感受與理解。把這種感受與理解化為詩行，他非常注重寫作的技巧，有時直抒胸臆，酣暢淋漓，而更多的時候則是託物寄興，委婉蘊藉。總體來說，他的詩作大多短小精悍，兼顧敘事與抒情。早期作品也許是受歐美意象派詩歌的影響，強調個人內心感應的抒發，刻意追求奇巧，詩意令人難以把握。後來，從現實鬥爭需要出發，他決心改變詩風，盡力選用日常語言，把作品寫得明白曉暢，使讀者容易讀懂。這在那些獄中之作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流亡期間的詩作，他彷彿又刻意在早期詩作與其後詩作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將意境美與通俗美結合為一體，創造一種「簡約之美」。他的詩作絕大多數是自由體，不講究格律和音韻。很多時候，句法不夠嚴整，文字顯得艱澀，甚至連標題也沒有，給閱讀帶來一定困難。有的評論家認為，他的有些詩作含蓄有餘，明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可讀性，削弱了其應有的戰鬥力量。（中）



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周年，一場名為「戰後餘波」（Aftermath: Art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One）的聯展正在不列顛索特美術館舉行，展出德國、英國和法國藝術家創作於一戰之後的作品，以畫作為主，兼及雕塑，其中不乏對於戰爭傷痛的反思，也有藝術家對於廢墟上建構新城市及新生活的想望。

耗時四年、戰火燃遍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一千七百萬人員喪生，將歐洲既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幾乎盡數毀壞。在這樣倏忽而來的新舊交替轉折時期，藝術家恐怕難以關起門來不問世事，藝術創作必然地回應世事，並反映社會個體的心聲。今次展出的作品儘管所屬風格與流派互不相同，但總括而言不外表現出三種趨向：一是「回望」，因當下的挫敗及荒誕而格外懷念「老好日子」（good old days），並以創作表達對於古典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格的仰慕，頗有一種「復得返自然」的衝動；另外一個趨向是「展望」，既然當下不堪，不如向前看，藉由筆和畫布恣意暢想遠方的烏托邦。至於戰敗德國的藝術家，如George Grosz等人，則顯然沒那麼率性放鬆，他們將重點落在「當下」，或以諷刺或以寫實的筆法，反思戰後士兵遭遇的不公平對待，反思資產階級



▲George Grosz畫作《灰色的一天》作者供圖

的貪婪，以及社會貧富懸殊種種隱患。

「戰後餘波」這場紀念展涵括了三種時態（過去，當下及未來），而不論戰敗國抑或戰勝國的藝術家，對待戰爭無一例外抱持批判姿態。的確，在這場文明的浩劫面前，怎會有真正的贏家？

德國藝術家George Grosz展出的畫作《灰色的一天》尤其讓我印象深刻。作品完成於一九二一年，距一戰結束已過去三、四年，憤怒或是悲悼的情緒已淡了不少，畫家轉而呈現的是新城市重建時暴露的問題，例如如何安置傷殘兵士



▲Fernand Léger畫作《城市》作者供圖

折剪

一雯

常去看展，會發現展覽的最開始大多有一段「策展人的話」。我習慣跳過這一部分直接入場，觀展後再回看，有時會恍然大悟，那些展品之間的聯繫和意義；有時卻與策展人的思路大有徑庭，甚至不解，如果現場正好有人導賞，我就順便提問。其實，導賞也未必能三言兩語解答策展人的理念，唯有暗暗記下「策展人」的名字，之後再研讀他們的「過去」——展覽或著作，我應該是觀眾裏的異類。

策展人是誰？曾讀過本地策展人何慶基《折折剪剪》一書，深知策展人的角色多變且複雜，他們本身要具備文化視野，很多是某個領域的研究者；他們又擔任「中介者」，與藝術家、藝廊「傾數」，討價還價，爭取到好的展品；他們也是「執行者」，善用每一筆資金和贊助，計算各種成本，即使緊絀也做最專業的展覽；他們更是「講故事的人」，主宰着大眾的觀看方式，他們已有一套自己採用的演繹語言、策展方法和品味取捨，客觀展示藝術從不存在，相反其影響力，由構思到落實過程中每一環節都無處不在。策展人與其

扮客觀，倒不如誠實點承認其工作的主觀性，至少可提醒要不斷為自己的演繹反省，而且也得確認有其他觀看角度和演繹的可能性。

策展做什麼？何慶基認為，展覽策劃不是找個題目，把展品掛上牆然後開幕那麼簡單，那是個綜合多重行政、創作和演繹的過程。專業的策展人同時是「折剪」人。「折折」——對展覽、藝術、美學以至權力的拆解和反思，不斷挑戰傳統和固有定義，確認其他觀看角度的可能性。「剪剪」——重新鋪排和演繹，展現作品原有神髓，同時把個人創意帶進更廣闊的美學、歷史、社會和政治層次，重整作品深層文化意義。藝術工作者的創作，經過策展人的鋪排和詮釋後，已是一重又一重的有形和無形的演繹，觀眾以至參展者都可能不察覺這剪裁，但是它確實的存在。這個「折折」的過程，包括對外在架構和對內在的「折折」，要走在「剪剪」之前。

如今的策展人集研究員、藝術史家、作品委約人、展覽籌辦人、文化促進者及社會行動者等於一身，早已不是中立或單一的角色，而是多元觀點的促進者，使藝術館和展覽場地成為了形成共享、集體經驗的空間。

扇子

黃曄



雖已過立秋，因還未出伏，溫度依然居高不下，沒有一絲涼風。我在公交站等車，酷熱難耐，拿出隨身帶的小摺扇搖着，求得一絲清涼。身邊有人拿着一張廣告單權作扇子搖着，更有人手頭什麼都沒有，就在臉頰前擺動手掌，以期引來一點涼意。在沒有空調沒有電扇的地方，人們最好的「涼友」扇子不可或缺。

憶起小時候關於借扇子的幾句順口溜——「六月天氣熱，扇子借不得，雖說是朋友，你熱我也熱。」那時候，只要有扇子，這幾句都是要鄭重其事寫在扇面上的。想着當年那股認真勁兒，不禁啞笑，天熱起來連朋友都不認，朋友皆因扇子故啊。當然，真要有要好的朋友要借也是會借的，小小的人兒最怕孤獨，誰願意為了一把扇子失去一個朋友呢？

前幾日收拾母親的房間，看到兩把包了邊的蒲扇，上面還有褐色烙畫。打電話和她說起，她笑着說：「這東西還留着啊。不過，現在好像很難買到了吧。」我記得因為做工簡陋，扇子的邊沿容易破損，母親會把做衣服剩下的碎花布剪成細條，一針一線手工綑邊，有了包邊的扇子就多了一絲絲小精緻。

蒲扇風大，搖起來卻費腕力，如果有人坐在旁邊搖扇，那是最好了，可惜一般享受不到。父母寵愛我們姐妹，晚上會一邊一個坐在地鋪旁拿蒲扇給我們打扇，有時候煽着煽着睡着了，扇子撲地一下打到身上，他們就立刻清醒過來，繼續搖着扇子，直到我們在涼風中睡着。

尺餘長的紙摺扇風也大，卻未免過於豪爽江湖氣，女孩子很少用的。母親會從蘇州給我買回來一把小摺扇，絹面，不過手掌長短，細細的扇骨，絹面上是蘇州園林圖案，扇骨尾端掛着一個小絲線流蘇，十分精緻。這扇子適合輕輕打開，輕輕搖

動，微風輕拂面。母親還給我買過一把檀香扇，應該不是太好的檀木，卻也是香味馥郁，可惜時間久了之後扇骨散架，無處維修，只能丟棄。

一位喜歡書法的朋友會送我一把手絹面團扇，上面有她親自設計的雙面題詩。團扇自身極具美感，如皎皎明月，透着幾絲涼意。我特別喜歡這把扇子，用了多年，不捨得更換。團扇柄下端也是紅色絲線吊穗，搖着這把團扇，我常常會想起「輕羅小扇撲流螢」這句詩，眼前會浮現古裝美人素手執扇，裊裊婷婷的畫面，感覺就有清風習習而來，說話走路都斯文秀氣了許多。

最早的扇子是用草做成的權力象徵物，漸漸演變成納涼工具，種類也越來越多。閒來無事我就想，現在都有了充電的便攜式小電扇，孩子們還會不會像我們那時候一樣，把「扇子借不得」寫在自己的扇子上？可惜小電扇上無處可寫，而且估計也沒人要借扇子了吧。